

◎ 心香

# 一定还会想起你——念高莽

□ 罗雪村

他走了，渐渐走远。  
他不会被忘记，因为他这一辈子，做了太多的事。  
他是翻译家，17岁就发表了屠格涅夫的译诗。很多人读过他翻译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的诗歌和小说；很多人也是从他翻译的阿赫玛托娃的诗歌知道一段灰暗的年代和人性的月光；从他翻译的《锌皮娃娃兵》了解它的作者、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见证历史的勇气……  
他是作家，写了很多的书。仅我收藏的就有11本。尤喜《墓碑天堂》，那是一本记述俄罗斯名人墓地的书，一是这样的书之前好像没有人写过，二是他把墓园写成了文化，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最美的归宿。他写母亲：“母亲病重时，我叫来救护车送她去医院。她躺在担架床上已经不能说话。我摸着她那雪白的头发、瘦削的脸庞，心中阵阵酸楚。母亲伸出枯槁的手，握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指横放在自己的嘴里，轻轻地咬动。我想，母亲也许想说些什么。我细细观察她的表情，她眯缝着眼睛，盯着我，只是微微地在笑。她已经不能说话了。这是母亲对我的最后一次抚爱。”这些文字都是从他内心流淌出来的。

他还是一个痴迷的画家。痴迷到什么程度呢？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丁聪画展开幕式上，主持人舒乙介绍一位来宾：林林、袁鹰、魏巍、杨益益、华君武……当念到他时，左顾右盼不见其人。忽然，舒乙扬起头，指着人群后面大声道：“他在那儿画画呐！”众人扭头，发现个头高大、头发蓬乱的高莽正忙着一边抬头瞅着谁，一边低头在速写本上画着，并未留意大家对他的笑声和掌声。听老作家柳萌讲，一次在协和医院候诊时遇见高莽，刚刚几句，高莽就迫不及待地掏出速写本为他画起像来……

他日渐衰老，肝已腹水，脚肿得难以走路，背也佝偻……更难受的，他不说，女儿知



本文作者为高莽画的像

道。女儿知道，“老爸”还想写字，想译作品，还想画画——忙碌了一辈子的事，他放不下。  
所幸，他还能拿动画笔。一天，和赵衡、肖复兴去看他。闲谈中，他总说自己“老了，在等死”。

忽然，他对肖复兴说：“我给你画张像吧？！”

“太好啦！求之不得呐。”肖复兴高兴得不得了。

他一下来了精神，脊背挺直了，眼睛也亮了，半眯着的目光越过眼镜上方，盯着“模特”看一眼，手中的笔随即划动几下，手眼呼应，线条一点儿不犹疑、拖沓……此刻，疾

病、老态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不多会儿，一幅速写像跃然纸上，真是形肖、神似，大家赞叹不叠。这时的他，嘴上说“没画好”，可脸上的满足和得意掩不住，这该是他最开心的时候！我忽然有种感觉，是爱恋了一辈子的绘画，在支撑着他的生命。

如果说，绘画是他的生命，那文学则是游走在他画里的灵魂。

读他的画，看到最多的是难以数计的文学家肖像：在树荫浓浓的小路上漫步思索的巴金；在阴云压顶时痛苦绝望的老舍；越被岁月摧残越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牛汉；被折腾大半生而报以弥勒佛般一笑的萧乾；70余载“春风秋雨并有之”后仰观凝思的邵燕祥……特别是他笔下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家肖像：一身布衣，扶杖蹒跚独行，似去寻找灵魂复活之路的托尔斯泰；在梅里霍沃落满秋叶的树林里聆听夜莺的啼鸣，陷入深思的契诃夫；迎风站在伏尔加河边，望着海燕在翻滚的乌云中振翅飞翔的高尔基；书桌前，面容憔悴、神情复杂的帕斯捷尔纳克……这些肖像不仅画出了文学家们内心的痛苦、矛盾与真善，同时融进了作者对人生与人性的感悟与体验。这些肖像画带我们走到了文字走不到的地方。

他的绘画与文学就这样互补与对赏，可以说，文学是他绘画的延展，而绘画与文学不都是写人、写人性的善良与真爱吗？！

记得高尔基在1907年1月26日写给儿子的信里说：“你要走了，可是你栽的花留了下来，在生长着……要是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自己一生留给人们的都是美好的痕迹——鲜花、思想和对你美好的回忆——那你的一生都会是幸福和愉快的。”

想想他这一生，给世间留下了太多美好的痕迹。直到最后告别仪式上，人们看到大屏幕上的他，从白桦林里走来，脸上仍带着憨憨的笑容。还有大厅里回响着的深情而忧伤的乐曲，那是生者在向他诉说——相遇与别离，生命如此美丽，一定还会想起你……

# 守望生命之林

□ 金翠华

这是一些步履蹒跚的老人吗？不，他们分明是一棵棵挺拔的老树！历经了60多年的风吹雨打、雷电袭击，枝干上留有坚硬的疤痕，木心里却储藏着生命浓郁的清香。

那些为他们服务的是离退休工作处的人员吗？不！那分明是一些生命之林的守望者！他们关爱这些老树，尊重这些老树，守望中付出的心血可以和幼儿园培育幼苗的园丁相比，不，他们的操劳却远胜园丁。毕竟是老树，树龄最少60年，长者百年左右。他们不像幼儿园的幼苗，有家庭的庇护，有父母的关爱，园丁的职责是浇水剪枝，培育幼苗茁壮成长。幼苗所具有的，老树已经失去了。家庭对于他们已经不完整了，有的一棵树就撑起一个家，他们无力庇护自己，尽管他们仍然需要关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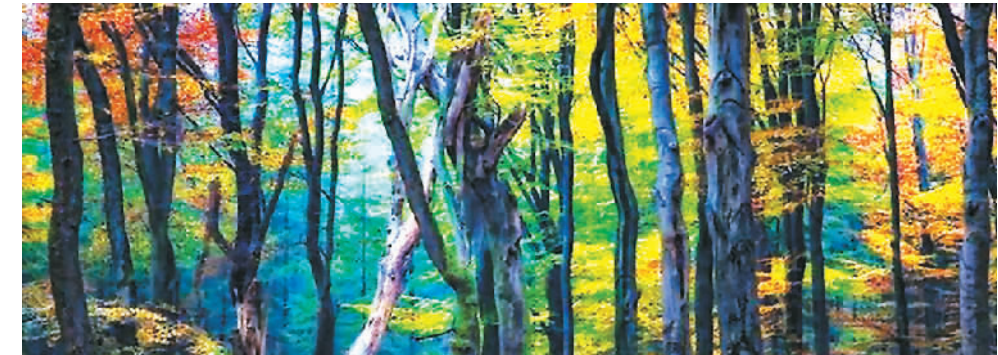
就是这样一些老树，扎根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山谷平川，嘶哑地唱着生命永恒之歌。

那些辛勤的守望者啊，他们以年轻的生命为这些老树撑起了庇护的伞盖，以切实的行动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的生命感受到关爱。

这不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以青岛大学为例，2500名离退休人员，由离退休工作处21名工作人员来关照。2500棵品种不同的老树，如果聚集在一起，就组成一片树香缭绕的树林。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需求，21名守望者要付出多少时间，才能把关爱送给那些有独特需求的树木呢？更何况，树木居住地分散在3个山头，21个人又分成3个小组，每人承担的责任就更重了。这些生命之林的守望者，把辛苦劳累留在自己心里，由爱心焕发出的微笑，把清晨的阳光洒满生命之林苍郁的树叶，树林里现出一派沉稳的生机。

守望者没有节假日，只要老树有需要，守望者哪怕正和家人欢聚，也立马跨出节假日的门坎，向老树奔去。他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端起饭碗才吃几口饭，有多少次是在睡梦中，手机铃声响起，他们就放下自己的一切，向老树奔去……他们深知，老树不轻易表达自己的需求，一旦表达，往往是生命的需求，不能耽误。

2500棵树，你想了解哪一棵，找守望者好了。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学校已经放假。一个远方的老者冒着蒸人的暑热，来青岛找他多年前的老同学。他走了几个教师宿舍，没有人认识他要找的这棵老树。似乎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一个教师突然想到离退休工作处，就打了一个电话，把要找的老树的名字告诉了值班的女守林员。很快，她就回了电话，两棵失散的老树终于见面了。远来的老者感慨万千。他说我到过好几个城市去找老同学，有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一个



电话，可打了大半天没有人接，再问工作人员，他们就不耐烦地说一句：“也许不在本地吧”，有的单位的工作人员态度倒挺好，翻腾半天，从一大摞材料里找到一个名单，总算查到要找的这个同学的名字和地址。可我转了几次车到我同学的居处，铁将军把门。邻居说，他离世三四年了，老伴到女儿那儿去了，不知几时回来——你瞧，连离退休人员的生死都不知道，他们工作忙的是什么？

有一个哲人曾说：摧毁社会最简捷的办法，就是摧毁尊重；摧毁了尊重，就是摧毁了社会。用爱心建立尊重易，用条例建立尊重难，因为尊重是建立在尊敬和重视的心理基石上。那些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看不到人家优点的人，纵使有再多的规矩条条来约束，也做不到尊重。

青岛大学这些年轻的守望者，发自内心地尊重生命之林的老树。他们熟悉每一棵树的品格和材质，为这些品格和材质骄傲。他们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时间去帮助那些老树，为他们的创造条件，让他们的品格和材质能造福社会。

正是因为有这些守望者，他们肯分担老树的苦恼，为老树负起难挑的担子，满足老树调节生活、开拓眼界的各种需要，才使青岛大学的这片树林枝叶扶疏，硕果累累。

坐落在青岛太平路的《老年生活报》编辑部，十几个编辑向百余万老年人发出心的呼唤：“陪您创造不老的人生。”他们是生命之林的另一种守望者，更多的是守望老树的精神需求。

年轻的编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走进老树的记忆，去理解他们，找到使老树烦恼的症结，绞尽脑汁，想尽各种适合老树的办法，循循善诱地引导老树走出烦恼的泥潭。

这个泥潭是因为老树阅历丰富、思想老成而变得固执、我行我素，滞留在过往的年龄区里而酿成的，致使他们违背生活的规律：在家里还要“我做中心”，和子女格格不入；出门在外，又以老者自居，只顾自己，乘车、购物时有与人争吵的现象……

弹棉花

我们村方圆不盈一里，村人形象地谓之：为：麻团大的庄子，油条长的巷子。以此比喻，足见民以食为天根植世道人心。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大的村子，五行八作罗列于大砖街两侧，亦颇可观。渔行脚行，鞋匠篾匠，修锅铜碗的自不待说，单是弹棉花的便有两处：小河西的酒糟鼻子老朱家，东牛桥下华三家。这两户，一祖传，一半道，都是顶呱呱的绝活，声名远播。四乡八镇的人，不嫌路途迢递，肩挑裹挟着新花僵瓣或陈旧棉胎，专程赶来，指名道姓要两家师傅蓬棉花胎。蓬乃故里方言，有蓬松之意。

开弓弹花，因时因季，但凡人家上门，必是事情紧急，或换季，或嫁娶，总不能拿乔，黄了邻里的面子，拂却别人一番希冀之心。而弹花最为集中者，大抵在冬闲。那时，西北风已经剃骨刀般，刮得人脸颊一阵阵抽抽。俗语云：三九四九，冻僵老狗。跨入腊月的门槛，交冬数九，弹花匠老朱的酒糟鼻头就更加红晕了，他不再出手，成天价穿着袖子，和一帮老头老太倚着南墙晒太阳。再不，就是披件洗得近乎灰白的绒领蓝大衣，捧着做铜匠的孙子孝敬的汤婆子，挤簇上桌，三四个人一起看纸牌。老朱还有一样本领，能够掌控调地唱牌：“打二万是花荣，拉弓射箭有神通。大雁排队天空过，一箭一个倒栽葱。”唱腔旋起，不单就近看的听得津津有味，远处的人也脚底生风，一溜小跑地聚拢过来，以饱耳福。

年逾花甲的老朱，子女俱皆成家立业，首尾既了，耳顺心宽，自然不似年轻人那般劳心费神搂家什了。

如此，弱冠之年的华三得以捡漏，虽则隆冬，生意却一如春意。

我一直盖着条六斤半的棉被，霜降过后，挨至小寒，虽觉嗖嗖生冷，心下却颇怕烦神，迟疑着，依然没有添絮加厚的意思。母亲疼子心切，在一个午后，翻出秋后捡拾的一蛇皮袋棉花，紧催着我携往华三家。

华三家里坐了半屋子人，天南海北地聊。每有人来，他总是谦和地笑笑，随即殷勤地递过一根烟，来人先是客气地摆摆手，又盛情难却，接下，很很趣地夹上耳朵。细绒飘洒，棉胎堆积，岂容一星半点明火。防患于未然，这样的常识，无须点拨，老幼咸知。

只穿一件薄衫的华三，口鼻蒙一只大口罩，一双精明的眼睛不时巡睃着室内。他的背上是一张大弓，这弓有些年头了。说是其祖早些年往江西贩木材时，于大山深处挖扯出一根野藤，粗可一臂，韧性十足。截取弧度稍大处，略作修饰，桐油数刷，阴干。经年累月，那山藤愈发渍出荸荠色，古旧老成，极养眼。弓身紧绷着一线牛筋，木槌敲下，嘣嘣山响，颤音绕梁。弹花声仿佛一支御寒的曲调，提醒人们寒来暑往，季节更替。华三的木槌有节奏地抖动着，棉籽四处飞溅，逗得瓷缸铜盆叮咚作响。小半天时辰，一榻松软的棉絮便铺展在木案上。华三丢下弓，自墙钉上扯下一束棉线，三色、红、白、蓝，剔开，一端囿于口，一端指捏，弓身，快速在蓬松的棉胎上网布。有顷，直身，一床簇新的棉胎大功告成。此时，华三揩揩额角的汗珠，除下口罩，咧开嘴，一口粗牙格外白亮。

腊月的弹花人，他们何尝不是辛勤的耕耘者，以弓为犁，剖开村人僵硬板结的生活，松软了整整一个冬季。

梆声

交冬数九，天气奇冷，清夜尤甚。伏案操觚，总抵不住寒意侵袭。情意顿生，正欲摘笔，钻入暖暖的被窝，忽听得一阵梆子声由远而近地传来：笃，笃笃——笃，笃笃，有板有眼，力道敦敦。耳畔旋又送来一串苍劲的叫喊：“水缸满，灶门清呃——”尾音拖得老长。我为之神智一振，心下宽悦，遂站起，呵呵手，踱几步，复坐下，觉得实在不该辜负了这含辛茹苦的梆声。

夜阑人静，独自一人踽踽于空寂的巷道深处，实乃一桩苦差事，冷凜空虚袭扰身心。而老人却满不在乎，只时不时裹紧油腻腻的羊皮老袄，一声紧似一声卖力地吆喝：“水缸满，灶门清呃——”接着，又不厌其烦地敲：笃，笃笃——笃，笃笃。倘若天气晴好，老人的身后还会蹦跳着一群嬉闹的孩童，直着细嫩的嗓门帮腔：“火星呃，小心哎——”童趣盎然。淘气包们有时候胡闹捣蛋，他们抢过老人手中的梆子，乱敲一气，不分梆点，不按音节，虽则热闹，却乱了套路，让偶或聆听者不明就里。

最难挨的是风雪载途，寒彻心骨，老人手指冻得如胡萝卜一般，仍然不忘职守，让警醒的梆声如期回荡在街头巷尾。尤其是年关在即，家家户户放鞭炮的，爆米花的，炸蚕豆的，炒花生米的，火星四迸，安全防范最是紧要。虽然夜半更深，老人依然一刻不歇地忙碌着。他脚蹬一双修补过的矮帮套鞋，走巷绕户，勤快的身姿穿梭在年味渐浓的村巷。或许，思及远离的儿子即将返乡，或子天伦之乐近在眼前，老人家门陡然开阔，整座村落都充塞着他苍老兴

奋的吆喝：“水缸满，灶门清呃——”人们坐在暖和的屋子里，听着这样的提醒，愉快而激动。冷与暖，外与内，操劳与闲适，孤寂与喧嚣，老人以一己之力，在给众多家庭带来平安祥和的时候，是否于一瞬间忆起昔年全家团圆守岁的光景……

笃，笃笃——笃，笃笃，一阵梆声由近而远。严冬之夜，这穿越时空的清冷叩击，让无端迷失的我们，忽然有一种醒悟的自觉。

河工

正午时分，河工们歇晌了，喧嚣的工地忽然冷清了下来。纵眼望去，大锹林立、泥担陈横，仿佛在默默诉说着劳动的艰辛。

挑河工，这是强劳力做的活计，数以万计的劳动者硬是凭着自己的一双粗砺的大脚板，在松软的田地上趟出一条条路来。他们从凌晨5点钟便开始开工了，天还只是麻花亮，寒气逼人，清霜锁道，这些厚道朴实的劳动者个个单衣薄衫，却已额角冒汗了。他们紧闭厚厚的嘴唇，吭哧吭哧地埋头扛担子，没有一句怨言，即便粗茶淡饭时一声戏谑的“自己的扁担压自己的腰，自己的公路自己挑”，也压抑不住一种神圣的主人翁感。

数十公里的工地上，人头攒动，笑语喧天，红旗猎猎，喇叭声震，播音员一忽儿用清脆的嗓音报道着工地上的人人好事，一忽儿又播送着雄浑抑扬的歌曲，应和着一阵阵此起彼伏的号子声，真是壮阔非凡。由取土区往路基，十几趟下来，河工个个身子热了，气也粗了，而担子一担压着一担，脚头却慢不下来。随着一阵嘹亮的歇号声，河工们释下重负，都歇坐在田埂河坎，望上一眼密密麻麻的河工队伍，很容易使人领略到什么叫做人山人海。

这时，附近村庄卖馒头、卖橘子的便乘隙而至，他们挑着小箩筐在工地上来回逡巡叫卖。挑馒头多半是粗手大脚的大嫂，一筐热气腾腾的馒头雪白雪白的，挺赢人的眼，招惹得河工们来不及披好棉袄，左一批右一批地哄抢着来买。卖橘子的常在下午，河工们挑得口渴，带的开水又喝光了，加之冬日太阳懒洋洋的余威，生意便相当好。卖橘子的水媳妇挎着竹篮，满面春风，一路甜润地叫着，不消10分钟篮子便见了底。遇有爱开玩笑的河工，卖橘女嘻嘻一笑，伶牙利齿地回敬下，让对方吃个软亏，不失阿庆嫂的风度。

龙沟里的水哗哗地往外河里排着，村干部们正赤脚挽腿，挥着大锹，在清理淤深着淤泥沙土，老河工们都知道，淤泥是拖垮人的祸根，而挖不好龙沟就会形成一层又一层的淤泥，那局面，如同下棋般，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是怎么也难以收拾得了。一个偌大的土方工程竟因了一场人为的失职而不了了之，这种责任谁也担当不起。故，三锹下去，地下稍有水痕渍出，每个人的心都会掀起，同时迅速闪过一个念头：排龙沟。

傍晚，收工了，浩浩荡荡的河工队伍流水般从一条条田垄涌向各自的工棚。身后，随风飘送着高音喇叭里优美的歌声。一曲《步步高》让人心眼见往外溢着喜悦；《在那遥远的地方》又让多少人忆起久远的往事，忆起远方的家园。他们暗暗替自己鼓劲：明天得多扛大担头，早点结工，回去亲亲宝贝儿女，看妻子在灶头忙上忙下，让家庭特有的温馨包裹着整个身心。



清代的打更人（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百度）